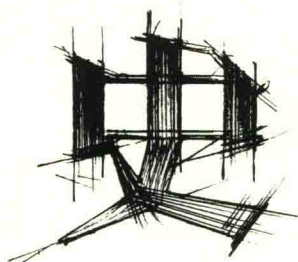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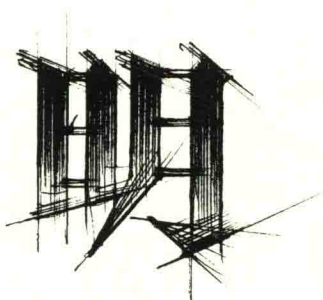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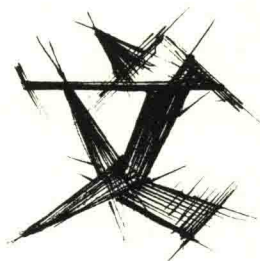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FERNAND BRAUDEL



人类五千年文明的  
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常绍民 冯棠 张文英 王明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文明史

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常绍民 冯棠 张文英 王明毅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常绍民等译. -- 2版.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0 (2018.2重印)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SBN 978-7-5086-7724-8

I. ①文… II. ①费… ②常…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0905号

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 by Fernand Braudel  
Copyright © Editions Flammarion, Paris, 1993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rthaud in 198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不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行销售

##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著者：[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译者：常绍民 冯 棠 张文英 王明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42 字数：576千字  
版次：2017年10月第2版 印次：2018年2月第2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3-715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7724-8  
定价：1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III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 中译本序

不知道布罗代尔之名何时传入中国，较多介绍肯定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笔者初闻其大名是在 1980 年，张芝联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主办的系列讲座“青年世界史学”上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是讲述的重点。许多年过去了，知道布罗代尔的人越来越多，谈论布罗代尔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不限于史学界。布罗代尔成为受国人关注最多的几位当代西方学者之一。终其一生，除大量论文外，布罗代尔主要撰写了以下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史》）、《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法兰西的特性》，以及他的史学文集《论历史》等，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他这本写给青少年的《文明史》，历经两年的翻译，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了。翻检当今学界，有此幸运者能有几人？

布罗代尔无疑完全配得上这种幸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他成为法国史学的化身和标志性人物，在西欧学界也享有崇高地位。不止一位评论家这样断言：如果诺贝尔奖专设史学奖，那么布罗代尔在世时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即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人们谈起他来仍满怀尊崇之情。“史学界有了难以超越的布罗代尔，所以我就转而从事其他行当。”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地位绝对不算低的法国教授这么说。至少在笔者听来，这不是戏言。

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大量介绍到中国时，他在人生和学术方面都

步入了暮年。几部代表作被译介过来时，他本人已归土为安（布氏于1985年11月27日去世）。这几部代表作中，最先出版中文版的是《物质文明》（三联书店，1993年），其次是《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第一部《空间和历史》，1996年出版后一部《人与物》上下两册），最后是《地中海史》（商务印书馆，1996—1997年），此时离这部经典之作问世已有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布氏的著作早已有英译本及其他十来种文字的译本，但国人真正了解他的学说和思想靠的还是中译本。据说我国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在去世前夕不忍释卷的就是英文本的《地中海史》。但诚如不少人所言，他的著作篇幅宏大，博大精深，读起来太过困难。固然，此前大量文章、专著谈论过布罗代尔及其著作，但据笔者粗浅所知，且不说法文原版，在中译本问世之前，通读过布氏任何一部代表作的人即便说有也寥寥无几。（时至2000年，权威性中文历史刊物《世界历史》在其卷首语中仍在对从未读过布氏著作而奢谈年鉴学派的现象提出批评。）

我们一直回避使用“了解”或“理解”这样的字眼。从其几部著作在中国销售的情况看，或许不少人现在阅读过《地中海史》，尤其是《物质文明》（这部书在国内卖掉了数万册），但从迄今发表的论文、专著看，泛泛介绍者多，钻进去求得了解者少，同时误读现象时常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著作被引入的先后顺序有关，人们谈论《物质文明》的多，谈论《地中海史》的少。不算太少的人把《物质文明》视为布氏的代表作；不算太少的文章在谈论、引用《物质文明》时，关注的是他的所谓结论：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因为当时国内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问题余波未平。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把布罗代尔庸俗化了。顺便说一下，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文章说，年鉴学派已经衰落、分化了，进入了穷途末路。事实是否如此，尚值得商榷。至少在法国，年鉴学派各大家的著作仍赫然摆在图书馆和书店突出位置。即便在人口不多的小国荷兰，译成荷兰文出版的年鉴学派的著作在书架上就占了好几排。倒不如说，“年鉴学派”一词已不必多提，因为作

为当今法国史学界的龙头老大，它的地位经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几代人的努力已根深蒂固，不必像早年布洛赫等那样要为“新史学”而大声疾呼。至于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无可厚非。年鉴学派从中世纪入手突破旧史学的重围，为了改变旧史学偏重政治史、君王史的陋习而力倡社会经济史、精神史，并在方法上力求归纳融合一切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方法，以致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在年鉴学派笔下人物失去了地位，历史失去了趣味，基本的事实不再为人关注。这是斗争的要求。布罗代尔撰写《文明史》，后辈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撰写在法国竟成为畅销书的《蒙塔尤》，勒高夫撰写《圣路易传》，表明历史在年鉴学派笔下同样也会具有魅力。

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好的传统，既重视书本和理论知识，也重视田野工作。研究中国的人如果没有在中国待过一段时期，很难被视为一个合格的汉学家。透视布罗代尔的成长道路，也可看到这一点。这位曾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史学巨擘生于1902年8月24日。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洛林乡下度过的，熟悉有关农业、植物、树木、家畜饲养等乡村生活。长大成人后，本来一心一意研修医学的他迫于父命进了巴黎大学历史系，并逐渐喜欢上了历史学和地理学。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1923—1932年，他在地中海彼岸的阿尔及利亚任中学教师，并开始对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假期遍游了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诸国，出入多个国家的档案馆，得以“全面认识”地中海的地理景观和它的历史作用，萌发了以地中海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念头，并为此收集了大量相关材料。1935—1937年，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度过了他自称“很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体验到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对地中海历史得出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因为“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能帮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围的事物”。在其思想趋于成熟的这段时期，布罗代尔结识了正在为“新史学”而奋斗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并被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杂志《经



济和社会史年鉴》(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迷住了。他本意是从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撰写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但现在一个全新的地中海史逐渐成形。

就在布罗代尔准备动笔写作其思索已久的博士论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斗打响了。布罗代尔应征入伍,驻守马其诺防线,结果被德军俘虏。在孤独、沉闷、难以忍受的五年战俘营生活中,身体得不到自由的布罗代尔在精神上却神游波澜壮阔的整个地中海,并把心得体会记在已获释难友寄来的练习本上。实在难以想象,这部旁征博引,涉及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和加泰罗尼亚文等多种文字,初版长达1300余页,内容庞杂、卷帙浩繁的巨著,是在监狱中几乎全凭记忆完成初稿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7年,这篇题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两年之后,即1949年,该书分两卷正式出版。

笔者无力对布罗代尔的整体学说及其著作进行深入、全面的评价,在此我只想重点介绍他两部不同风格的著作:一是其成名之作《地中海史》,一是《文明史》。

首先谈一谈《地中海史》。诚如布罗代尔夫人所言,它是布罗代尔最负盛名的著作,其重要性非其另几部著作所能比拟。该书获得好评,主要不在于作者在收集、分析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虽然这一点同样令人钦佩),不在于作者由此得出的异于常人的结论,而在于它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地区)和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在这部长达150余万字的洋洋大作中,

作者从总体史学的思想出发,努力把16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1556—1598年)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该书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台阶,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具体说来,全书

共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第一部分题为“环境的作用”，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上局部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即“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论述的是它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第二部分题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可以说是一部社会史或群体和集团史。这是一种处在地理环境之上而又有别于它、节奏缓慢的历史。该部分重点考虑的是“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第三部分题为“事件、政治和人”，属于传统历史学的部分，叙述的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和动荡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它们……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这三个部分也就构成了作者所说的长、中、短三个时段。它们构成了历史乐章的多个声部，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个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按照这样的结构和安排，书中首先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进而探讨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最后涉及16世纪中晚期该地区的政治史。为了阐明地中海的全貌，作者广泛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把宏观分析与微观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所述时代地中海和相关地区人类的全貌，揭示了它的命运，向人们展现了一部在时间轴线上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三个层面，在空间上不同尺度交错坐标共同演绎的历史。《地中海史》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费弗尔称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具有革命的性质”。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从它对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如此，从对年鉴学派的发扬光大来说更是如此。年鉴学派的主要贡献或者说主要特点在于倡导总体史学（*histoire totale*，所谓“真正唯一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诸如此类；倡导比较研究；倡导打破学科界限，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用到史学研究之

中。凡此种种，在《地中海史》中都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家。两人也都撰写过一些优秀的史学著作，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具有魔力的国王们》，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不信神问题》《一种命运：马丁·路德》和《大地与人类演化》等。虽然这些著作运用了他们积极倡导的新史学方法，但难以说是体现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典范之作。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在研究深度、广度和成就上明显超过了其精神导师。此书也奠定了他作为年鉴学派旗手和第二代领袖的地位。相比之下，他的另两部著作，《法兰西的特性》属于未竟之作，被国人大加推崇的《物质文明》着重探讨的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是在《地中海史》基础上的发展，且过于琐碎，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突破。因而，要了解布罗代尔，了解其学说思想，必须从《地中海史》入手。

《文明史》是布罗代尔最后一部被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这部书初版于1963年，写作初衷是为法国16—18岁的男女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年鉴学派方法——编写的教材。全书计约40万字，分为三大部分（中译本作上、中、下编）25章。第一部分“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第二部分“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第三部分“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如何讲解在所有人文学科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然而，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

首先，作为教材，这一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如何讲授“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为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要做到这一点，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要力求公正。“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然而，当时法国教育的现实，却是在中学低年级班讲授新史学。在第二阶段，直到中学结业班，才讲授传统史学，即叙述、事件、年代、战争。曾经当过教师的布罗代尔非常不赞成这样划分课程，力主把步骤颠倒过来：“假如由我负责，直至一年级，我教授传统史学，叙述史学：讲讲，停停，解释更重要一些的事件，不时地略提一下社会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在中学结业班，我集中讲‘新一新史学’和‘新一—新一新史学’。”这样才能使尖端的历史学富有生机。教学的目的是要学生“发现视角，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更迭，给它做出标识，立下标杆，赋予它第一个可以辨认的面貌”，是要帮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当说，这是一种理性而富有创见的思路，它也至少部分地匡正了人们认为布氏只注意结构、局势而忽略人物、事件的误解。不过，由于法国史学界和教育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请参见本书法文版前言），布氏的这一著作未能真正列入中学教材。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它是由当代最有名的一位史学家以一人之力撰写的一部通史。在当代，随着学术分工的细化，也出现了学科碎化的状况。最有影响的通史类著作如《剑

《世界史》系汇集多人之力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一章每一节都可以延请最有名的专家，保证书稿的质量。但其弱点也非常明显：各个部分自成一体，难以会通；这样的著作往往具有学术性，而失去了史魂，即思想。布氏的这部书不然。它是在大量汲取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布氏自己的理论体系，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及总体史学观念，写成的一部通史。用法国著名史家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第二，写作方法独特：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而又有着有机的联系；融古与今于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第三，论述深刻：全书第一部分关于文明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论述深刻而独特，予人以启迪。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作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卓识。第四，布罗代尔给人的印象是总爱关注小的问题，尽管他具有常人不及的宏观视野。《文明史》向人展现了另一面。正因为如此，截至去年，此书在法国仍在重印，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译本也受到了好评。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能够让人们对年鉴学以及布氏本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下面略述一下翻译情况。由于布氏追求的是“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行文洗练、有力，概括性强，因而翻译难度较大。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译者适当增加了一些注释。为了保证译文质量，在根据法文版翻译完毕后，我们又据英文版（理查德·梅因译，1993年企鹅丛书版）逐字逐句校订了全部译文。尽管如此，译文中难免仍有不少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翻译工作由冯棠、张文英、王明毅和常绍民承担。常绍民校改了全文。译稿尚未完工，年仅50岁的冯棠先生就因病不幸去世，令人痛心疾首。我们谨在此表示无尽的哀思。

常绍民  
2003年8月

## 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

本书是1963年首次出版的一部教科书——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教科书的中心部分。此教科书是专为法国中学结业班的使用而构思和撰写的，我们今天也必须照这个样子去阅读。但是，阅读的时候既不要持先验态度，也不要有所保留，恰恰相反，因为这不是一部应时的作品。人们当然会在这里认出费尔南·布罗代尔，然而是在这部教程的背后。说得严重一点，这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教程，他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撰写的，也因为布罗代尔那种不顾一切的风格而遭到抵制。也就是说，这部作品不是为史学界同仁而写，也不是为广大读者而写，在那个时期他还不为他们所知，同时他对读者大众也不大关心。他这部作品是为完全确定的读者——16—18岁的男女中学生——而写的。1983年，他在致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一封信中称他们为“这些成年人”，这里同样再把它提出来。他说他打算触及，而用不着增加他们老师所讲的内容。这部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讲解在所有人文学科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可以教授和怎样教授。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要使成为教育对象的男女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就必须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事实上，在他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狐疑，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

今天重读这部作品，将更好地理解出版者为什么在10年间恳求为

另一批读者大众“改编”这部作品，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未真正说不，但总是一再推迟进行这一工作。对每一部著作，他的写作逻辑都不容许做详细修改，而总是要求人们从零开始。他向所有接近他的人不断地重复讲述这一点：历史应该由身为“语言大师”的历史学家好好来写；为了写好它，就绝不能准许修改，而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

因此，今天最好按原文重新推荐此书，至多去掉插图、文献和阅读注释。此外，自相矛盾的是，即使费尔南·布罗代尔原未承担部分责任，但他后来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还是承担了责任。它的最早的读者已年过四旬，最早使用过它的教师中最年轻的也已年届五旬。然而就像对《地中海史》<sup>[1]</sup>一样，从1966年起，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率先做出了榜样。西班牙整本翻译了这部书，给[马德里、泰克诺斯(Tecnos)]大学的学生使用，意大利出版了该书袖珍本，以后又按时重版发行[都灵，埃诺第(Einaudi)，PBE]。这种情况说明，在书籍的流传中，会出现使今天走在统一道路上的欧洲人吃惊的种种有意义的差别：实际上，除了大学课程和课程划分有些相似之外，没有什么比我们中学教育的内容被分隔得更厉害的了。冒着曲解术语的危险，让我们再补充一句，即使在法国，毫无疑问，这部书也没有达到它会有也应当有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少次教师会议曾决定（就像1964年在我刚刚获得教师职位的巴黎北部的省公立中学，我亲身经历的有点令人吃惊的情况一样），对学生来说因此书过于艰深，必须给学生另选择一部更易读的课本，而将此书留作“教师用书”（livre du maître）呢？在学校出版社大量发行教科书的时期，要确保免于遭受出版方面的无谓失败！但是我情愿相信，此书哪怕能找到它所力求得到的读者大众的

[1] 《地中海史》全名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共两卷）。初稿是他作战被俘后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囚五年期间，用练习簿写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答辩通过，两年后正式出版，并一举成名。——中译者

一半，并且真正用作“教师用书”，帮助教师以费尔南·布罗代尔期望的精神来教授这门新的困难教程——他曾经大力推动，以使人们接受它——那么费尔南·布罗代尔也只能满足一半。最后，它今天是否既找到了读者，又赢得了历经许多人苛评的地位呢？至少有三个原因促使人们相信他：我试图在下文一一陈述之。

本书和许多其他的书一样有它的历史背景；为了评价它的意义，必须把它重新置于它所处的背景中去：（20世纪）50年代末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工作和现代化的巨大努力在这个时期使法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结构成了问题，人们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有教养和对外开放的“精英”眼中是这样。政治的实际情况，还有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小学到大学，都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它必须接受出生率激增的孩子进行更长学习期限的学习这一现实，必须从在战前出生率异常低的年份出生的人当中招收数量更多的教师。前者必须学习，后者必须以不同方式教授彻底更新的各门课程。数量和质量双重进步的同一要求——实际上是真正的决裂——有益于培养其他国家干部，尤以工程师和医生为首。改革以“统治就是预见”这句格言的名义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改革使舆论界、用户和专家分裂开来。一些改革成功了：数学教育、医学研究；另一些改革全部或部分地失败了，其中就有历史学领域的教育改革。

历史学课程改革原则在第四共和国终结之前便已决定：改革始于1957年，在中学六年级进行，1962年开学期间，改革达到了中学结业班。改革的原则非常简单。1945年以来施行的旧的划分将历史学划成连续的几段，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开始，而把所谓“当代”（*contemporaine*）时期留给最后两个班级：1789—1851年为前一班级，1851—1939年为结业班级。始于1957年7月19日的新的划分，把历史学教育提前了一年，并将内部的划分下移（1789—1871年为前一班级，1871—1945年为前一班级），以便留给结业班级“当代主要



文明”的研究学习。以这个临时的题目，下文将要谈到的7月25日官方公报详细地按六个“世界”（西方、苏联、伊斯兰世界、远东、东南亚、黑非洲）讲述史学内容，前边还有一个序言，旨在讲明其“设想和意义”：它“首先必须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

这个前言对费尔南·布罗代尔来说，在此时是一种补偿，而非真正的胜利。他被迫离开教师资格考试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这一职位使他能够体验到势在必行的“考试改革”可能遇到的重重困难，他其实是被亨利·隆尚邦（Henri Longchambon）请来撰写法国科学研究报告中有关社会科学的部分，这个报告是为正在制订的五年计划准备的。但是布罗代尔提交的建立经济、社会与政治科学小型实验学院的规划，遭到处在原位的文学院和法学院（*Lettres et Droit*）的反对，它们受到竞争的威胁。1957年6月，提交给政府的最后报告作为“长期改革”方案还保留着它（“不要过于相信它”，鉴于“处在原位的所有机构，基于担惊受怕或‘通情达理’而表现出麻木不仁或系统的抵制”），它在“结构的适应”范围内尚有可能。在“法国社会科学：总结，规划”题目下，人们可以读到它的原文，这显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本人撰写的，此文刊载于1958年《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Annales E. S. C.*）第一分册。

然而这第一次失败，由于时任高等教育部主任加斯东·贝尔热（Gaston Berger）的创意，带来了两个后果。人文科学院（或社会科学院，因为1958年的条款依次使用两个说法）在巴黎创建了，这是一个围绕图书馆和公共服务部门（“尤其是机械化处理中心和绘制地图术实验室”）的“集中研究”场所。而该项中学结业班级（实为中等教育第二阶段）课程的改革，应当能够为大学和当代世界准备学生，应该通过文明概念向他们阐明历史学能够从专心阅读“相邻社会科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中汲取的一